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二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八九一 次会议

2017年2月27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叶利琴科先生	(乌克兰)
成员: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Arancibia Fernández先生
	中国	刘结一先生
	埃及	坎迪尔先生
	埃塞俄比亚	Guadey先生
	法国	盖冈-穆赫辛夫人
	意大利	兰贝蒂尼先生
	日本	冈村先生
	哈萨克斯坦	萨德科夫先生
	俄罗斯联邦	萨夫龙科夫先生
	塞内加尔	塞克先生
	瑞典	斯考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希基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克莱因先生
	乌拉圭	罗塞利先生

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第1160 (1998)号、第1199 (1998)号、第1203 (1998)号、第1239 (1999)号和第1244 (1999)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 (S/2017/95/Rev. 1)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 (<http://documents.un.org>) 上重发。

17-05152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全理事会第1160 (1998)号、第1199 (1998)号、第1203 (1998)号、第1239 (1999)号和第1244 (1999)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 (S/2017/95/Rev. 1)

主席 (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塞尔维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我请礼宾干事陪同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先生阁下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托米斯拉夫·尼科先生在陪同下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安全理事会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托米斯拉夫·尼科先生阁下。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发罗拉·奇塔库女士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7/95/Rev. 1，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

我现在请塔宁先生发言。

塔宁先生 (以英语发言)：我在发言介绍科索沃局势之前，愿就俄罗斯联邦的维塔利·丘尔金大使去世深表哀痛，并向其妻子、家人和俄罗斯联邦政府表示诚挚的慰问，他们失去了该国最伟大的外交家之一。我们会在安理会想念他。

正如秘书长报告 (S/2017/95/Rev. 1) 指出的那样，在过去几个月中，科索沃局势进展不稳定，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紧张加剧，其中包括彼此采取了一系列反应措施和反制措施，有时还存在威胁性和好战言论。这些事件与政治态势缩小了在最高层政治对话——一个依然脆弱但仍至关重要并且不可替代的进程——中取得进展的空间。

在我最近在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进行的讨论中，双方自然表达了对沟通和关系质量下降原因的不同看法，总体上是相互指责蓄意挑衅。普里什蒂纳的领导人认为贝尔格莱德精心策划种种言行，以破坏普里什蒂纳政府的目标，特别是破坏它与北部塞族人占多数市镇的外联努力。贝尔格莱德的领导人则认为，普里什蒂纳的言行是企图绕过欧洲联盟 (欧盟) 调解的对话进程，在实地制造新的状况。

撇开各种不同的看法与诠释，事实是：秘书长报告中详述的一系列事件叠加起来，破坏了信任，抑制了富于成果对话的空间，把局势推向重新陷入不稳定与对抗的危险边缘。我谨指出，自该报告发布以来，已发生其它一些重要动态，其中包括一些更具建设性的事态。

本月初，部分为了应对局势的升级，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的最高政治领导人终于在欧洲联盟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主持下在布鲁塞尔会晤。这次会议是找到一条摆脱局势恶化的道路并且公开重申双方合作承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数日后，继欧盟特别代表牵头、涉及多位外交伙伴的密切磋商之后，北米特罗维察市的市长和科索沃环境与空间规划部长签署一项协定，拆除先前作为桥梁重建计划的一部分在米特罗维察桥北端修建的那道墙。该墙于2月5日顺利拆除，随后启动了新商定的顾及各利益攸关方关切的公园计划的修建工作。

最近，普里什蒂纳重新呼吁把科索沃安全部队转型为科索沃武装部队，包括在科索沃议会通过一

项决议。该倡议仍遭到科索沃塞族人和贝尔格莱德的反对，他们援引第1244（1999）号决议，强调国际安全存在即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的独有作用与权威。

短期而言，科索沃最近的各种紧张仍在产生影响。科索沃塞族人和阿族人之间的信任与信心受到影响；其恢复将需要时间。尽管如此，随着最高层对话的重启，有迹象表明，正在再次朝着这个目标开展工作。讨论落实未来科索沃塞族占多数市镇的协会/族群所涉的细节必将有助于科索沃塞族人重新介入过去三个月来他们不幸置身事外的一系列政府活动。与过去见过的一样，旨在解决影响双方的各种问题、实际上是影响正常化过程中整体进展的一边倒的做法或者步骤更有可能导致对抗，而不是沿着这些步骤设想者所希望的方向取得积极的结果。

除了对话之外，没有别的备选。国际上向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提出的建议是绝对的当务之急：非对抗，通过对话解决各种问题，以及把客观改善民众的生活摆在更加有限和狭隘的盘算之上。我希望，安理会将帮助双方领导人做到言行一致，继续真诚和始终如一地致力于对话和充分执行已达成的各项协定，避免削弱其潜力和危及它旨在给民众带来的安全、繁荣以及和平等裨益的言论或活动。

科索沃的机构继续面临像其领导人可能希望的那样加以落实的严峻挑战。政治内讧仍在继续。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纷争依然激烈。各执政党之间的争端也显而易见，执政党内部的反对意见也是如此。主要的利益攸关方感到不得不按照选举周期来进行自我定位，为此常常牺牲本可用于治理的时间与精力。贝尔格莱德也介入围绕4月份总统选举的政治选战。至关重要的是，要确保选举政治不干扰各种关键进程和经过长期持续努力、远离政治周期的动荡才累积起来的进展。关系正常化、和解以及公正都是这种更广泛愿景的一部分。

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关系正常化的成功与科索沃各族群之间长期和可持续的社会和解相互联系。富于勇气的领导与积极的行动对于提倡改变态度十分重要。我们肯定并且赞赏一些领导人采取的若干重要步骤，鼓励继续做出更多努力，摆脱过去，着眼未来。

我与科索沃的所有国际同仁一道，认真注意到最近宣布的举措，即，探索设立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作为启动科索沃各族群间内部对话的又一个机制。任何此类倡议均应受到赞扬，并给予其各种必要支持以鼓励其成功。还必须回顾，此类倡议是一个大局的组成部分；欧盟调解的对话本身也是一个部分，而当前进行之中的照顾仍在期待伸张正义的科索沃冲突众多受害者的认真工作也是一部分。展开冲突后局势下真相与和解进程的最根本的国际原则与做法包括：公正、独立、透明、与其它努力的互补、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充分协商及其充分参与，以及最后，对一个如此敏感进程所需的尽责与关爱做出承诺。

需要继续全神贯注的工作，以改善科索沃的社会及经济状况。处理失业、推进法治和惩治腐败对于所有科索沃民众依然举足轻重。社会上那些希望渺茫或者基本没有前景的人会感到沮丧与孤立。许多人会走向其它道路，包括走向宗教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正如秘书长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在科索沃和整个地区依然真实存在。

科索沃各安全机构的专业工作仍在继续，同时更好地与区域和国际做法接轨可大大推动这些努力。借助由总理办公室协调的当前五年计划，科索沃当局还侧重于对该问题采取一种全面的做法，包括在教育和发展领域。这项重要工作也可以得益于强有力支持和与全球努力的协调。

在近期紧张事态加剧时作出的协调应对和参与，特别是欧洲联盟、科索沃部队、科索沃特派团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方面的参与，再次证明了

持续国际参与在维护科索沃和该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的重要性。科索沃的稳定和普里什蒂纳与贝尔格拉德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是加强西巴尔干地区稳定广泛努力的一部分。上周在安全理事会（见S/PV. 7886），秘书长强调了西巴尔干地区不稳定的危险。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的任何紧张事态或潜在危机都不能与该地区已经面临的挑战孤立起来看待。睦邻友好、致力于一个统一欧洲内共同未来以及致力于人权、法治和只通过对话和妥协的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这些对科索沃来说至关重要，对整个地区来说也同样如此。

正如我过去几个月向安理会报告的那样，科索沃特派团重新调整了其工作重点，在最适当的地方提供适用支持，并且努力确保各方、以欧盟为中心的政治进程以及我们的所有国际组织伙伴得益于实地协调得当和持续稳定的伙伴关系。在此过程中，我们感谢安理会所有成员给予密切支持。我由衷感谢安理会的持续支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塔宁先生所作的通报。

我谨提醒应邀与会者把发言限制在10分钟以内，以使安理会能够迅速开展工作。当十分钟时限到时，麦克风上的红灯会闪烁。

我现在请尼科利奇总统发言。

尼科利奇总统（以塞尔维亚语发言，英文稿由代表团提供）：在发言的一开始，请允许我欢迎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并感谢他完全致力于履行第1244（1999）号决议规定的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任务授权。我还感谢本机构成员定期关注这个问题。我还要借此机会，祝愿联合国新任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阁下在未来的工作中一切顺利。

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注意到，维塔利·丘尔金大使今天不在我们当中，没有坐在俄罗斯代表团的名牌背后。作为外交官，他通过不懈的工作，不仅为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也为国际外交和我们时代的

全球政治政策作出了贡献。塞尔维亚将永远感谢他多年来给予的理解和支持和他在安全理事会开展的尽心尽职和富有活力的工作。

我谨再次指出，每隔一段不变时间定期召开安全理事会季度会议，讨论当前这个议程项目是重要的。这一做法十分有助于透明度和公开性，同样重要的是，它也是为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不受阻碍执行科索沃特派团授权任务创造条件的唯一办法。此外，这些会议为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在欧洲联盟（欧盟）主持下开展的对话提供支持。

我们完全赞同我们面前这份报告（S/2017/95/Rev. 1）的意见，即必须确保科索沃特派团得到适当资源，以便应对当前的和新出现的挑战，包括和解具有脆弱性和暴力极端主义威胁不断演变。显而易见，联合国特派团需要最佳的、规模更大的人员配备和资金能力，以便满足履行其任务授权的所有要求。

毫无疑问，塞尔维亚共和国致力于在地位中立框架下，通过对话解决所有未决问题。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有可能实现科索沃这个塞尔维亚南部省份的稳定，并且维护塞尔维亚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权利。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首要目标都是保护和平、稳定和人的生命。塞尔维亚共和国各政府机构通过坚定应对所有挑战，始终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紧张事态有升级威胁时缓解事态。我从本机构向所有极端分子发出的信息是，和平解决是唯一选择。必须通过对话，而不是威胁和使用武力来解决现有问题和未决问题。

塞尔维亚共和国期待国际社会团结一致捍卫这一文明的成就。在这方面，我要特别强调有关可能组建科索沃部队的破坏性言论。组建这支部队将严重违反第1244（1999）号决议，与此同时对不仅稳定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此外也稳定西巴尔干地区的努力构成新的严重威胁。

塞尔维亚共和国将继续推行负责任的和平政策，不会为任何人提供参与事态升级和暴力活动的任何借口。在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的对话中，塞尔维亚力求为关系逐步正常化铺平道路。但是，要有一项真诚和可以执行的协议，对话的另外一方也必须真诚。

塞尔维亚在对话框架内提出的建议是建设性的，也是务实的。此外，我国一直愿意做出妥协。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努力为许多复杂问题寻找相互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塞尔维亚采取的办法没有得到另外一方的回报，它们常常迟迟不履行自己通过协议和签字承担的义务。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远未达到预期。

就我们这方面——但仅仅是一方——而言，塞尔维亚坚定致力于维护和平，并确保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所有居民的安全和尊重其基本人权创造条件。这里是我们直面这个事实的地方和机会——正如秘书长历次关于科索沃特派团工作的报告证实的那样，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局势现在已经完全不同。

请允许我回顾，20多万境内流离失所者继续生活在塞尔维亚中部，没有返回家园的任何希望。遗憾的是，国际存在也没有提供这种希望。塞尔维亚愿意保护科索沃省所有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并为境内流离失所者可持续返回创造条件。但是，我们对所有在欧洲联盟主持下，由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商定的对话的承诺，却不断遭到普里什蒂纳当局违反协议和侵略行为的破坏。目的是挑起冲突，从禁止使用塞尔维亚语教科书、持续不断袭击塞族人和他们的财产、企图非法没收特雷普卡采矿、冶金和化学综合公司，直至最近阻止从贝尔格莱德发出的一趟列车进入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最后一起事件是对基本人权和行动自由的最严重侵犯。

21世纪人民之间的交通联系不能被视作对任何人的挑衅，相反，它们是所有文明社会确保经济发展及其公民体面生活条件的义务。在这方面，请允许我指出，提出运营这趟列车线路的不是政界人

士，而是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唯一——所以塞尔维亚语授课的大学的学生们。1万多名青年男女要求与贝尔格莱德和塞尔维亚中部其它地区建立更好和更经济实惠的交通联系，但却受到威胁、线路遭埋设地雷，并且使用了长枪和战斗车辆。这种做法直接违背旨在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对话的精神，对该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他们说，这趟列车发出科索沃是塞尔维亚一部分的信息，是挑衅行为，他们准备用武力予以制止。没有任何一项联合国决定指出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不是塞尔维亚的组成部分。对我来说，真正的挑衅是普里什蒂纳临时行政当局所有代表继续声称科索沃是一个独立国家。如果塞尔维亚以武力应对这种挑衅，各位成员会为塞尔维亚这个联合国会员国的行动辩解吗？

我确信，各位成员与我一样感到关切的是，一支由单一族裔构成，配备进攻武器的特警部队在没有得到当地塞族人社区必要同意的情况下被派往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北部，那里主要居民是塞族人，他们对2004年3月的有组织族裔清洗大潮仍然记忆犹新。我谨回顾，在那次大潮中，塞族人被逐出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几乎所有城市和城镇。部署特警部队绝对不可接受，它等同于号召发起武装冲突。试问他们，假如满载学生的列车出现在行政过境点，他们会执行什么命令。他们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不知道如何回答我这个问题，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女士当时在场。或许他们将告诉安理会答案。也许他们会告诉安理会，因为这里有许多人支持他们对平民生活构成直接威胁的行为。

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动荡的安全局势中，对爱好和平的学生——非阿族社区成员——使用暴力的体制性意图的表现，也对和平构成严重威胁。塞尔维亚共和国在此之前曾多次作出合理和负责任的反应，这次也是如此，它作出决定和传达信息的唯一目的是维护区域和平和现存的任何稳定水平，并消除对该省剩余非阿族人口的生活所构成的危险。塞

尔维亚从未向阿族极端分子提供任何借口，但他们继续利用一切手段来挑起大规模冲突。我们基于妥协的真诚做法也体现在2月4日关于科西乌斯科和米特罗维察桥附近部分地区绿化景观的协定中。

自《指导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份协定》签署以来四年已经过去。商定并签署的该协议的一个关键部分涉及在科索沃建立塞族市镇协会/共同体。不幸的是，该进程还没有开始。普里什蒂纳代表发出越来越多的公开信息，表示他们对共同体不感兴趣，并且他们不会遵守欧盟担保的协议。普里什蒂纳谈判者的顽固态度不会因为普里什蒂纳遭到西方一些顺便提出的公开批评而收敛。

塞尔维亚要求普里什蒂纳尊重四年前达成的协议，仅此而已。塞尔维亚还期望听到国际社会，包括我们欧洲联盟伙伴的一致和强大的声音，反对普里什蒂纳在这个对塞族极为重要的问题上采取的冷漠立场。如果不加以执行，已达成的协议和承担的义务有何用途？

在科索沃建立塞族市镇协会/共同体是该省塞族人民正常生活和可持续生存的先决条件；它为保障人权提供了系统化和体制性的保护。因此，这件事也值得在秘书长的报告中得到更大的关注，秘书长的任务是保护基本人权，主要是生命权、通行自由、住房权、工作权和教育权，以及保护一个民族的独特文化和宗教自由。

塞尔维亚通过协议把所有这些权利授予普里什蒂纳临时机构。根据《布鲁塞尔协议》，普里什蒂纳必须将所有这些权利赋予科索沃塞族市镇协会/共同体，后者将是在非阿族社区、特别是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人口占多数的市镇实施这些权利的机构。科索沃塞族市镇协会/共同体被赋予通过该系统的机构为塞族建立法治和人身自由的任务。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塞尔维亚认为召开安全理事会定期会议是重要的，在会上向任何一方、特别是普里什蒂纳发出一个信息，即各项协议不是、也不能仅仅是一纸空文，它们必须在实践中得到实施

和执行。四年的时间足够了。绝不能再轻易对待拖延和托词。在科索沃建立塞族市镇协会/共同体并让它开始工作是极端重要的。必须确定其动态和决定管理团队开始工作的日期，该共同体将完全基于已商定的内容，而不是某些人事后作出的企图，以便单方面改变在欧盟协助下已经达成的协议。

建立一个拥有《布鲁塞尔协议》和伴随协议规定的实质性权力，而不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权限的科索沃塞族市镇协会/共同体也是必要的，以防止不信任的进一步升级。任何其他做法都相当于藐视已经作出的承诺，并将使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本身失去意义。

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局势的特点仍然是塞族和所有其他非阿族人，特别是已经返回或愿意返回原来家园的境内流离失所者，继续缺乏人身和法律安全。普里什蒂纳的基督救世主教堂门上的挂锁象征着对非阿族社区，特别是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人的不容忍态度。在这一明确的反文明行为背后，是要从一个城市中消除塞族人民及其文化的一切痕迹的决心，直到1999年这个城市中有5万多塞族居民。国际社会绝不能允许有人以暴力行动篡夺这个圣址，标志性地对普里什蒂纳的塞族和其他非阿族人进行残酷的种族清洗。这样做使得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努力创造一个多民族社会的任何幻想都变得毫无意义。因此，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人收到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即他们数世纪之久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不受欢迎。

在其保护塞族文化和宗教遗产的虚构努力中，普里什蒂纳诉诸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同时历史、文化和宗教遗产不受保护，以致不仅属于塞族、而且也属于中世纪人类历史的数世纪之久的基督教遗产遭受亵渎、纵火和破坏。在对塞族和其他非阿族、其财产以及历史、文化和宗教遗产和特征犯下的罪行不受惩罚的气氛中，不可能发展出真正民主的社会。对于那些曾经支持普里什蒂纳当局试图加入教科文组织的国家来说，这一点也越来越清楚。

我强调，除非对所有罪行进行审判，否则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解。这是对家属的义务，他们有权了解其亲人命运的真相。塞尔维亚共和国从不质疑，所有犯下战争罪的人，不论其民族认同为何，都必须被绳之以法，事实正相反。与此同时，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不要为了政治目的而进行操纵和滥权，普里什蒂纳当局经常采用这种手段。这清楚地证明普里什蒂纳缺乏承担自己人员的战争罪责任的准备。我指出这一点时完全意识到特别分庭即将开始工作，设立特别分庭的目的是审判迪克·马蒂报告中关于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犯下的贩运被绑架塞族人体器官以及其他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指控。塞尔维亚还非常重视解决失踪人员问题，把它作为一个优先人道主义问题。

法国司法机构将决定有关把拉穆什·哈拉迪纳伊引渡到塞尔维亚的请求。他被指控犯下最严重的战争罪。为了逃避司法，这个残忍之徒，所谓科索沃解放军的指挥官之一，甚至在今天毫不犹豫地以新的战争公开威胁欧洲和世界，并声称“塞尔维亚将遭到1999年同样的下场”。请允许我以寥寥数语为安理会回顾1999年的情况，我不讲在未获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核准的情况下对一个欧洲主权国家的侵略期间进行的破坏和毁灭，不讲被杀害的人民、无辜的平民受害者和断壁残垣的故事，回忆这些事件对我来说是不难的。相反，我将告知我们18年后经历的后果，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事实。科学已经确定，一旦贫化铀的微颗粒和纳米颗粒进入体内，它们具有重金属放射性和毒性效应，并且如果它们体积足够小，它们可以通过所有人体屏障，包括血脑屏障和胎盘，并且可以在受污染者的所有组织和器官中以及在宫内胎儿中发现。

Gatti和Montanari在2004年进行的研究表明，如果有人来自受到含贫铀的导弹所攻击的地区，即使没有证据表明贫化铀存在于该人的组织中，也不能排除贫化铀的存在作为潜在病原体。这表明核武器，包括含贫铀的武器，实际上是文明的副产品。尽管它们是最尖端技术的最终结果，但却是一个看

不见的理想杀手和一种大规模跨代毁灭的手段，导致所有自然生物体的不可逆转的持久变化。18年前在塞尔维亚投下的含贫铀的炸弹今天正在破坏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

然而，我把这个议题留给我们大家审议，把它作为安全理事会在军备、武器的使用和对人类未来在地球上的生存所造成后果的领域中不可分割的任务的一部分。因此，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强烈谴责我所说的拉穆什·哈拉迪纳伊发出的明确威胁。绝不能允许或容忍所犯罪行的有罪不罚现象。这是一个事关文明的事项，是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一个试金石。这是我们证明法律和正义高于政治，在苦难面前所有受害者平等的一个机会。

许多事件证实，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安全继续不稳定，存在着暴力升级的潜在危险。我要重申，不同民族混居环境中的回返者才是最弱势群体。因此，这一问题应在秘书长报告中受到更大关注。

让我举一个具体例子：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也就是说，单在过去四个月里，据记录就发生了30多起针对塞族人和其他非阿族人的出于族裔动机的袭击。有人实施人身袭击。有人企图阻止流离失所者在贾科维卡的圣母玛丽亚升天教堂庆祝圣诞节除夕。有人闯入回返者住家，纵火焚烧他们的财产。Orahovac市遭绑架塞族记者纪念碑再次被损坏。有人在Orahovac塞族人地区的东正教堂附近安放了一枚炸弹。在科索夫斯卡一米特罗维察的供水线上发现了一个爆炸装置。在Silovo与Koretiste之间的公路上，有人向一辆载有儿童的校车投掷石块。所有这些事例都说明了普里什蒂纳的正式宣布与实地现实之间的出入。

甚至在圣诞节这样重大基督教节日，塞族人继续被阻止前往其教堂和死者墓地，这难道不是说明整个国际社会应当感到关切并作出反应的明显原因吗？国际社会如果不关切和不制止这些禁令，就是在发出一个明显的信息，即赞成普里什蒂纳的立场，那就是，塞族人不受欢迎，他们永远不会

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没有任何条件保障他们安全回返，他们的生命——且不说他们的财产和安全保障——绝不会是安全的。

来自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面临的最频繁侵犯人权行为之一是侵夺私有财产。归还此类财产仍然是一个未决问题。已向普里什蒂纳控制下的科索沃财产署提交了4万多份要求归还被非法夺取和篡夺的财产的申请。这些申请中约97%是塞族人和其他非阿族人提交的，同时，向该省各法院提起了约18000项涉及财产损坏赔偿的法律诉讼。

因此，显然不具备流离失所者可持续回返所需的基本条件，人员安全和财产保护缺乏保障，没有法治，歧视和不尊重非阿族民众及其基本人权、公民权和自由的现象随处可见。尽管创造有利于畅通无阻和长期可持续回返的条件是科索沃特派团授权主要任务之一，但回返普里什蒂纳的民众人数仍然很少，令人沮丧。

显然，科索沃特派团难以执行其这部分任务，主要原因是多数族群缺乏政治意愿和顽固不容忍所有其他族群。例如，苏瓦雷卡地方市议会通过的一项宣言为境内流离失所者回返Mušutište设置了条件，即解决失踪人员问题以及塞尔维亚共和国和科索沃塞族人为在1999年冲突期间涉嫌犯下的罪行道歉。塞族人证明财产所有权或生活在他们从自己先辈那里继承的房屋中的权利的产权证毫无价值。《布鲁塞尔协议》和科索沃特派团任务授权也是一纸空文。

没有一个人对此类蓄意行为或剥夺塞族回返者所有权利的行为作出反应。不对此类事件作出反应就是对继续实行此类做法的一种默认乃至支持。这既不符合安全理事会决议的精神，也不符合联合国任何其它文书和宣言的精神，显然违反法律和正义精神。因此，我们要求秘书长关于科索沃特派团工作的报告对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给予更大关注。

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非阿族民众的人权面临的系统性、法律性、行政性、体制性和政治性威胁

随处可见。非阿族社区成员在试图行使自己的权利时——在不担心受到人身暴力的情况下生活的最基本权利、看到肇事者受到惩罚的权利、回返并在回返地待下去的权利、就业权以及让孩子接受教育的权利、获得健康保护的权利、财产权和宗教权——必须面临诸多障碍，这种系统性的双重标准是常规。只要犯罪不受惩罚，只要普里什蒂纳当局阴谋得逞而没有后果，并且不执行《布鲁塞尔协议》的各项规定，在多族裔社区过上有尊严生活就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我指出联合国的责任。

简而言之，决不可让对塞族和其他非阿族人的正常和有尊严生活至关重要的问题被埋在一般性统计数据中，而不关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所有问题背后的族裔问题。这一道路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被解释为证明，有关方面愿意接受现有条件，却无意从以下事实出发作出任何实质性改变：飞地有它们自己独有的问题，国家理应首先认识到这些问题，并作出更大努力来解决诸多日常问题。

在这个场合，我还要重申，我们认为，必须在报告中纳入一个关于梅托希亚北部的新章节，专门叙述伊巴尔河以南少数民族的境况。政治氛围激进化以及加强政治、族裔和宗教不容忍，都使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安全局势变得更加不稳定。

在该省，具有恐怖主义因素的宗教极端主义显然在急剧兴起，从中东战场回返的激进化极端主义者的活动显然也在急剧增多。在科索沃阿族人的政治局势变得更加两极分化的同时，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趋势显而易见，阿族选民将其不满情绪撒在非阿族人、首先是塞族人头上，此种威胁始终存在。国际存在必须提高对这一威胁的关注度。

塞尔维亚共和国以维护区域稳定和希望给本区域带来不同生活为指南，真正谋求实现和解、法治和民主价值观，坚定致力于维持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对话的首要目的是在充分遵守第1244（1999）号决议的情况下解决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居民的日常问题——该决议是解决这些问题的

基础和框架。然而，对话若要真正有的放矢，就必须立足于真正希望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决不可将对话用作强行谋取单方面利益的平台，尤其不可将对话用于促进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的独立的目的。塞尔维亚共和国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独立。

解决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问题不可立足于向塞尔维亚共和国施加压力和呈现既成事实。只有通过对话，采取各方都可接受的办法，才能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是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局势对塞尔维亚和该区域的稳定和进步构成持续威胁。出于这一原因，尽管另一方越来越频繁地表现出缺乏建设性态度并采取有害的单方面行动，我们仍将继续致力于正常化和负责任的进程。

有诸多例子可以说明普里什蒂纳罔顾在对话框架内达成的协议而采取了单方面步骤，例如企图加入国际组织。事实上，对话，双方在欧洲联盟协助下进行的对话，有助于解决所有问题——所有问题。普里什蒂纳当局惯于违背作为商定的解决未决问题的框架的布鲁塞尔对话，在一些大国、支持他们独立企图的国家支持下诉诸单方面行动，这是有害的。科索沃力求加入教科文组织、刑警组织和其他组织，就证明它在持续采取这一令人遗憾的做法。此举无谓地破坏进行对话的氛围，并使我们无法实现双方的首要目标，即稳定该地区局势以及寻求可持续和相互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就塞尔维亚而言，我们遵守协议。

五年前，我决定参加与普里什蒂纳临时当局的对话，以平息紧张局势，尤其是确保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人和其他非阿族人过上正常和安全的生活。塞尔维亚在对话中获得的经验令我不禁要问我这样做是否正确。许多人忘记，在历史上，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是塞尔维亚的领土，而不是阿族人的领土。根据奥斯曼人口普查记录，十四世纪时，他们甚至没有生活在这些领土上。

有人忘记，约99年前，美国曾经庆祝科索沃成为塞尔维亚土地的科索沃日。当时，伍德罗·威尔

逊总统向美国的塞尔维亚裔社区发出了美国对塞尔维亚和塞尔维亚人民表示善意的信息。有人忘记，中世纪时，塞尔维亚人在科索领土上建立了他们的国家，而且自那时以来，塞尔维亚皇帝和国王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教堂和修道院，其中多数教堂和修道院被作为塞族人遗产列入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目录》。不幸的是，其中多数教堂和修道院现在也被列入《处于危险中的世界遗产目录》。问题是：危险来自谁？肯定不是来自我们。我们力图保护我们的基督教遗产。

有人还忘记，只是在过去两个世纪，尤其在共产主义领导人恩维尔·霍查独裁统治期间，阿尔巴尼亚人才成为科索沃最密集的居民。为摆脱霍查独裁统治，一些阿尔巴尼亚人从阿尔巴尼亚逃到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人诚恳地待他们如兄弟。有人忘记，单方面宣布建国，如果不是与母国及其人民达成协议的结果，就毫无意义。不断施加压力迫使塞尔维亚放弃其领土——这片领土是其差不多10个世纪前建国所在地——证明事实的确如此。

我们不会这样做；任何其他人也都不会这样做。我们在安理会得到保证，某些常任理事国会尊重国际法，支持塞尔维亚的完整和主权。我们知道某些国家出于其自身利益承认了所谓的科索沃，但我们也知道全人类70%以上都不赞同这一看法。

我对在座的某些人可能是在白说。我们塞尔维亚人有种说法，那就是对聋子讲悄悄话或是对瞎子眨眼是没有用的。那些没有遭受过巨大痛苦的人不会理会他人的痛苦。我永远都不希望你们的后代像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儿童那样生活。我不会这样希望，因为我相信每个孩子都有权在和平中成长，父母有权在和平中养育孩子，人们到时候有权在祖先的土地上终其一生。我不会这样希望，因为我信仰上帝。

我愿再次明确表示：塞尔维亚不会承认科索沃，无论拿什么东西与我们交换，也无论我们遭受

什么样的压力。这完全是为了维护原则和永远坚持正义。坚持原则和争取正义的人永远都是正确的。

我愿代表塞尔维亚公民感谢所有遵守国际法和支持我们立场的国家。普里什蒂纳政治领导人应当认识到这一切，以便最终能够开展理性谈判，像其先辈那样恪守其所作承诺。

在此，我呼吁所有未承认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国家抵制强权施加的无耻压力，坚持其尊重国际法、《联合国宪章》以及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原则立场。我呼吁已承认科索沃的国家重新考虑其决定，从而推动努力达成彼此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塞尔维亚愿意达成协议，但不会接受讹诈。它愿意进行谈判，但不会接受最后通牒或单方面解决办法。它愿意接受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高度自治，但绝不会接受一个独立的科索沃国。它愿意在高度自治的情况下保障所有民族的各项权利，而塞尔维亚法律和日常生活表明，这些权利远远高于多数国家的标准。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奇塔库女士发言。

奇塔库女士（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在宣读发言稿之前愿强调，出于对主席先生你的时间和安全理事会成员的尊重，我将遵守你提出的十分钟时限。

其次，请允许我就维塔利·丘尔金大使去世表达我们的深切慰问。我们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但我们赞赏他的作用和贡献。

十天前，科索沃庆祝了其独立九周年。我们大家都清楚记得普里什蒂纳那个寒冷的日子：激动、期待和梦想。科索沃人遭受的所有苦难以及多年的歧视、排斥、大规模屠杀、族裔清洗、强奸和驱逐，没有阻止我们追求自己的命运。我们坚持不懈，我们取得了成功。科索沃的经验相当简单：只

要是你是正确的，只要事业是正义的，即便你不是强者，依然可以获得胜利。

此外，人类有能力创造奇迹。只要世界自由国家团结一致，生命就会战胜死亡，善就会压倒恶。我们将永远感激安理会发挥的作用，但现在是朝前看的时候。每三个月都来这里，占用安理会的宝贵时间，听同样的老生常谈，没有理由这样利用安理会的宝贵时间。从联合国经费中支出几百万块钱在科索沃维持一个不再起作用，不再有意义的特派团，是说不通的，因为我们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些经费本会有更好的用途。

坦率地说，我不会讨论特别代表有关报告提到的每个话题。要是用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的标准来撰写关于议席旁在座各位代表的国家的报告的话，请相信我，会需要撰写很多报告。

我将只是简要提及几个问题。第一，关于Gjakova市发生的事件，报告没有提到的是，1998-1999年，该市有1 665名平民被杀害，占整个人口的13%。单是在Mejë村，不到一小时内就有373人被杀害。三千多名妇女遭强奸。数百人失踪。房屋、学校和宗教场所遭到毁坏。然而，Gjakova市长Mimoza Kusari女士一直在努力为该市少数民族提供食宿。

要说明的是，该市为那里的塞族东正教教堂的重建投入了资金。该教堂没有支付任何水电费，市政府承担了一切费用。此外，该市在教堂院落内投资建设了一个小型农场，以便为住在那里的人和教堂神职人员提供更好的食宿。Gjakova东正教教堂从未遭受过袭击，合作情况良好。报告所说的事件涉及一个非常具体的情况，那就是参与战争罪行的人前往教堂。这才是事件的全部真相。背景至关重要，特别代表的报告常常没有提供背景。我们从塞尔维亚同事那里听到的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但请让我告诉安理会实际情况如何。

首先，科索沃是一个自由、独立和主权国家，得到了世界绝大多数自由国家的承认。就在今天，孟加拉国承认了科索沃共和国，我们愿感谢该国政

府和人民。我们也愿感谢新加坡人民和政府此前即去年12月承认科索沃。很显然，这个进程是阻挡不住的。

科索沃是50多个区域和国际组织的成员，而且显然正走在加入欧洲联盟的道路上，我们也希望它很快能够成为联合国会员。国际法院的裁决十分明确，确定了我们事业的合法性。法院裁定，国家为人民而存在，而非相反；从而毫无歧义地确认，我们宣布独立不违反任何国际法。

第二，仅仅因为塞尔维亚拒不接受，丝毫不损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那意味着，邻国塞尔维亚仍然无法摆脱其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历史的束缚。它滥用发布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告的做法，如造成最近拘留科索沃前总理拉穆什·哈拉迪纳先生，显然说明其态度。海牙法庭已两次宣布哈拉迪纳先生无罪。我们毫不怀疑，法国司法制度定将依法释放拉穆什·哈拉迪纳先生。而且早该如此。

这不是司法，不是公诉，是迫害。此外，是塞尔维亚的绝望行径，企图扭转历史。大家记得，2000年塞尔维亚曾经针对所有西方领导人，包括比尔·克林顿、托尼·布莱尔、雅克·希拉克、格哈德·施罗德和哈维尔·索拉纳提出类似的指控。我们相信，这种“卡夫卡式”、荒诞不经的过程很快将结束，哈拉迪纳先生将返回他理应返回的科索沃。但是，这场闹剧中真正令人不安的因素是，塞尔维亚无法处理自己的过去，处理它在战争期间在科索沃犯下的真实而不是虚构的罪行。

上月，贝尔格莱德人道主义法中心发布报告，用事实和数据证实，塞尔维亚采取前所未闻的措施，以掩盖战争罪的痕迹，甚至在万人坑上建筑架构，令人毛骨悚然。按照塞尔维亚的逻辑，丘吉尔、戴高乐、罗斯福、艾森豪威尔，而不是纳粹，应该受到纽伦堡审判。让我们想象，成千上万的科索沃家庭要求答复，希望他们的亲人得到适当的埋葬。塞尔维亚不尽力处理自己的过去，进行精神净化，实现去纳粹化，反而选择否认。没有一个塞尔

维亚人被指控或定罪在科索沃犯下战争罪行。相反，这些人升官出任高级职位，如塞尔维亚武装部队现任参谋长Diković将军，此人负有杀死1 400名平民的罪责。

科索沃解放军（科军）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是恐怖组织。科军是近代历史上最成功的解放运动。

我们几乎每天面对来自塞尔维亚的单方面挑衅，目的在于破坏科索沃稳定。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有一辆列车来往，每天两班，从来没有问题。直到1月中旬有一天，塞尔维亚决定向科索沃发送一辆满载仇恨的列车，车上涂满“科索沃属于塞尔维亚”的口号，并将其译成21种语言，包括阿尔巴尼亚语。

谁知道塞尔维亚的想法？今天在座的安理会成员谁能允许国内发生这样的事情？科索沃当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在看到了我们的决心之后，在火车到达边界之前，塞尔维亚决定停车。坦率地说，没有理由赞扬塞尔维亚这样做。它同时扮演了纵火狂和消防员的角色。不应因为解决本来就是它制造的问题而得到奖励。我们曾在米特罗维察市中心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人在市中心造了一堵墙，后来又把它拆了。应该结束这种游戏。

生活在科索沃的塞族人不应被塞尔维亚绑架为人质，作为棋子被人利用。他们应该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科索沃各机构尽极大的努力满足他们的需求。已经实施了前所未有的立法和宪法措施，以保障他们的权利。我国将依照我国《宪法》执行我们在布鲁塞尔达成的所有协议。我们将设立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但必须符合我国《宪法》，没有任何立法或行政权力。

我们不会让塞尔维亚阻止我们前进，重蹈其动乱的覆辙。我们知道，处理过去有时对施罪者比受害者更难。有些问题需要回答，对有些人来说，过去令人可耻。我们不会与塞尔维亚或任何其他方面讨论我们建立和创建本国武装部队的问题，这是要由科索沃当局作出的合法主权决定。

科索沃总统已经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因为我们认为，每个家庭和每个受害者无论族裔，都应该了解真相，取得正义，但我们在1月从塞尔维亚总统那里听到的却是号召战争。显然不会有战争，众所周知上次战争的结果。但是，为了建立持续和平，仅没有战争是不够的。我申明，我们科索沃人不会分心。我们完全知道自己是谁，想要什么。我们要和平、对话与和解，但决不会屈服。

每天，年轻、敬业、无私的科索沃人在正书写历史，使我们感到自豪。他们中有再次赢得了世界柔道冠军的玛琳达·开尔门蒂和与英国制片人合作，刚刚为我国赢得第一个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的Arta Dobroshi 和Shpat Deda。

在现实世界中，在政治和政治动荡之外，有一个科索沃，年青人正在其中辛勤努力，冲击政治边界，他们志向远大，让我们永不失望。我谨邀请在座所有人来访问，以便亲眼目睹科索沃今天的模样。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奇塔库女士的发言。

我现在请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萨夫龙科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欢迎塞尔维亚总统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先生阁下莅临今天的会议，并分享他对科索沃局势的严重关切。我们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大使及其团队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工作的通报，凸显出该地区继续存在的严重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中有许多亟待解决已有多数。我们绝不接受对塞尔维亚及其人民施以单方面冒犯性侮辱的做法。人们应该先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

秘书长关于科索沃特派团的报告（S/2017/95/Rev.1）总体来说是客观的，值得赞扬。该报告和塔宁先生今天上午的通报反映出双方的紧张关系在加剧，该地区仍存在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多是关键领域的问题，特别是涉及保护塞族人政治、经

济、社会以及宗教权利的问题。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本已长期陷于僵局的对话正面临崩溃的危险，其原因日益明显。这主要是欧洲联盟持偏袒态度的结果，欧洲联盟作为调解者，没有对科索沃阿族人一方施加适当的影响力，要求他们执行各项协定。最重要的是，存在争议的是设立科索沃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这个根本问题，我们绝不能忘记，这是2013年4月19日关于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关系正常化原则的协定中的一个关键点。就科索沃的民族和解和创建一个多族裔社会已进行过大量讨论，并发表了许多声明，但是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为实现这些目标采取了实际步骤。

我们也绝不接受在解决涉及保护科索沃塞族人生命的一些极其重要问题的过程中企图将塞尔维亚拒之门外的做法。任何人—无论是塞尔维亚还是生活在科索沃的塞族人—都绝不会接受这一点。国际社会的许多成员也不会接受这一点。普里什蒂纳一直企图剥夺属于塞族人的经济资产，包括特雷普查工业园和主要电力设施，国际社会却不作出适当的反应，我们对此感到不安。最近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国际社会甚至没有做出些许的尝试来敦促科索沃人遵守各项敏感协定。相反，总是塞族人一次又一次遭到另一方的施压。

我们注意到贝尔格莱德的建设性态度。2月5日，塞族人开始拆除北米特罗维察一个行人地带周围的围墙，让我们不要忘记，这是普里什蒂纳当局坚持要求的事情。塞尔维亚履行了其根据国际电信联盟要求为科索沃设定单独电话编码的义务。由于贝尔格莱德采取克制的立场，避免了一场冲突升级，当时即1月14日，荷枪实弹的科索沃阿族警察部队侵入科索沃塞族人聚居地区，试图阻止贝尔格莱德和北米特罗维察之间的火车恢复通车。这种无端举动严重违反了目前关于在行政边界线两侧通行自由的协定。普里什蒂纳不应该在科索沃北部塞族人居住的地区部署安全部队。这是这些协定中的一个关键要素。

一些国家空谈对话的想法，耍两面派手段，致使对话的实效遭到削弱。它们鼓励科索沃单方面申请加入国际机构，促使其它国家承认科索沃的主权。普里什蒂纳再次宣布打算寻求加入欧洲委员会、国际刑警组织以及教科文组织，这完全是公开挑衅。各种事件、包括一些涉及对非阿族民族主义者实施身体暴力的事件仍在发生。向塞族学童和东正教朝圣者乘坐的汽车投掷石块之举司空见惯。科索沃执法机构的反应极为迟钝，多数情况下从来没有查出肇事者。所有这些现象给本已近乎瘫痪的难民返回该地区的进程制造了障碍。

我们注意到，应塞尔维亚的请求，科索沃前途联盟领导人暨科索沃解放军前反叛人员拉穆什·哈拉迪纳伊于1月4日在法国境内被捕。我们等待完成所有必要手续，以尽快启动对科索沃解放军罪行进行特别调查。如果不把施罪人绳之以法，无论他们当前可能担任什么职位，都将无法实现民族和解或者全面解决问题。

我们认为，根据一项联合国授权在该领土上建立一支科索沃阿族武装部队是不能接受的。此举违反第1244（1999）号决议，该决议支持在科索沃境内部署一支完全由国际控制的多国部队。在处理任何有关科索沃安全部队的问题时，必须顾及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塞族人的意见。只要我们还在谈论民族和解与多族裔社会，就必须顾及这些意见。一个无可争议的优先事项应该是确保科索沃塞族人的安全，科索沃阿族人当局和该地区的各种国际组织、特别是任务授权中包含这方面相关规定的驻科索沃部队对此负有责任。

在保护塞族人宗教与文化遗产方面依然存在严重问题。塞族东正教会在进入宗教场所方面遇到障碍，应当让它们能够进入这些场所，特别是在这些场所遭到破坏后进行修复。科索沃当局长期阻挠普里什蒂纳基督救世主教堂完成修建工作，现在它们还阻止位于普里兹伦的圣天使长修道院圣尼古拉教堂的重建，拒绝向塞族东正教会颁发建筑许可证。

这种典型的举动与科索沃公开宣称要加入教科文组织的愿望格格不入。

打击科索沃境内伊斯兰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蔓延的任务依然刻不容缓。令人担忧的是，有人利用该地区来征募反叛分子，与中东的极端分子一起作战，并准备在其它国家实施恐怖行径。无独有偶，西方主要出版物常常对这样一个议题作专题报道，即：当这些反叛人员完成作战而返回本国时，他们带来了如何处理这些人的问题。

鉴于当前的局势，我们认为，审查安全理事会对科索沃问题的季度审议是没有根据的。恰恰相反，区域动态要求我们加强对科索沃局势的关注，任何减少联合国在该地区存在、即塔宁大使领导的科索沃特派团的言论都是不恰当的。毫无疑问，他正在科索沃局势中发挥关键作用，同样，科索沃特派团无疑也仍是根据第1244（1999）号决议开展国际监查的核心工具，有助于局势正常化，这项决议仍然完全有效。不能单方面改变这项决议，这样做在政治上是绝对不允许的。

罗塞利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
首先，我谨感谢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先生与会。与此同时，我谨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所作的详实通报。

乌拉圭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之一是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各国通过行使主权，可以自由改变其边界，前提是符合国际法，并且通过和平手段和自由商定的协议来进行。乌拉圭借此机会重申，我们遵守安全理事会通过的第1244（1999）号决议。

我们感到关切的是，秘书长的报告（S/2017/95/Rev.1）提及，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的紧张事态已达到令人不安的程度。乌拉圭呼吁认真开展对话，以便带来该地区的稳定、发展，并且改善生活在该地区人民的处境。我希望，今年1月和2月初在欧洲联盟主持的贝尔格莱德对话

框架下举行的高级别会议将产生积极成果，减少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出现的紧张事态。

人权主题应是任何和解进程的核心。为给未来奠定基础，我们必须治愈过去的创伤。在这方面，至关重要是应澄清所有失踪人员的状况。对和解进程来说，同样至关重要是解决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处境，并且保障他们安全返回的条件。

我要指出的另一根本方面是移民问题。在这方面，考虑到巴尔干地区作为移民迁徙路线的特殊情况，我要强调的是，必须保护移民和难民的权利。因此，我们欢迎秘书长声明，已经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处置该地区的寻求庇护者。

我要肯定科索沃特派团、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和驻科索沃部队在实地开展的重要工作，它们正在按照第1244（1999）号决议采取行动。我还要重点指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最近开展了保护在科索沃记者的行动，以便促进新闻自由，并且结束这些专业人员经常面临的不安全状况和袭击者逍遥法外的情况。

我们在许多领域看到了进展，同时，仍有许多领域需要开展工作。不过，通过政治领导人和两族群努力，在安理会和国际体系的支持下，在各族群和平共处的稳定环境中实现和平与安全是不可能的。

兰贝蒂尼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大使详细介绍了有关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最新情况。我们也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尼科利奇先生与会，并且感谢奇塔库大使与会。

我们欢迎秘书长提交有关科索沃局势和科索沃特派团行动的详细报告（S/2017/95/Rev.1）。这份报告确实应作为我们今天会议的主要目标。我们要强调指出，这份报告突出强调了一些进展和一些关键问题，并且清楚指出，由于内部政治问题和西巴尔干地区国家之间关系总体上恶化，局势仍然脆弱。

我们倍感关切的是，最近几周，紧张事态加剧，导致使用过激言论，阻碍双方改善关系。我们呼吁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避免煽动性言论和翻旧账的语言。在这方面，我要强调，我们坚决支持双方关系正常化，并且鼓励它们建设性地推动由欧洲联盟（欧盟）主持的对话。我们赞扬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洲联盟委员会副主席费代丽卡·莫盖里尼女士作出努力，于1月24日和2月1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了最高级别的最新一轮对话，双方在对话中同意缓解紧张事态、避免单方面行动，并且继续一道努力。

通过在整合司法机构、行动自由及电信领域向前迈出重要步伐，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以便执行已达成的协议。我们大力鼓励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朝这个方向努力，找到相互可以接受的务实解决办法，以便惠及两个族群，起点是在科索沃建立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联合体/共同体。

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关系正常化将对区域均势产生重要影响。请允许我再次强调指出，加入欧洲联盟道路的关键是西巴尔干地区的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这些与欧盟主持的对话取得进展密不可分。丧失现在的势头有可能为倒退逆流开启大门，给双方和整个地区造成破坏。我们在双边一级和多边论坛上坚定不移支持对话进程。

我们站在帮助巩固科索沃当局和改善地方自主权的前列，这体现在我们长期为科索沃特派团、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盟驻科法治团）和驻科索沃部队作贡献。在这方面，我们欢迎与欧洲联盟的《稳定与结盟协定》生效。现在，至关重要的是，普里什蒂纳应增强努力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并且批准与黑山的边界协定。切实和解是任何民主和正常运作的社会的基础。我们欢迎迄今在欧盟驻科法治团协助下在法治和司法领域取得的成果，我们期待科索沃专门分庭全面投入运作。

我还要谈另外两点主要意见。首先，对科索沃的国际援助必须基于可持续性和自主权原则。目前，考虑到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强调的动荡不安局势，包括暴力极端主义威胁，我们赞同他关于科索沃特派团当前适当构成的意见，我们也支持特派团在促进族群一级对话与和解方面发挥作用。不过，我们愿意根据实地局势的演变讨论特派团重组问题，这种重组应符合对维和行动的总体改革。我们期待秘书长在这方面提出建议。

其次，我们强调，欧洲联盟在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关系正常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我们呼吁双方为了自己的民众和整个地区的稳定，发出缓和信息，并且建设性地致力于由欧洲联盟主持的对话。我们高度重视区域这个层面。促进西巴尔干的融合是使它们与欧洲更加接近，同时加强它们应对新出现挑战的韧性，并且激发它们发展潜能的关键所在。

柏林进程将于7月12日在的里雅斯特举行西巴尔干首脑会议时达到高潮，作为该进程2017年主席，我们的重点是经济增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创新、青年和法治。在这些与欧洲联盟分享并成为与西巴尔干国家合作的核心的优先领域中，我们正在同所有行为体进行包容性对话。我们鼓励所有行为体进行积极参与，首先在与邻国的合作下实施软措施，为了使该进程产生成果，这样做是至关重要的。

在柏林进程框架内，我们还将通过促进建立反腐败机构网络，加强各国政府在区域一级应对这一现象的能力，以协助实行旨在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的改革。

克莱因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特别代表塔宁介绍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活动的最新情况。

我们赞赏联合国多年来为帮助科索沃建设维护法治和尊重人权的多民族、民主体制所作的努力。我们很高兴这些努力基本上已经完成。然而，即使

有了这些成就和几个安理会成员在我们11月份的通报会（见S/PV.7811）上要求联合国认真重新考虑科索沃特派团的资源情况，我们感到惊讶的是，秘书长报告指出“确保科索沃特派团得到适当资源以解决目前和新出现的挑战的重要性”（S/2017/95/Rev.1，第41段）。

我们认为，与其有限的责任相比，科索沃特派团的资源过多，人员过多。去年，科索沃特派团在其预算中存在大量未用的款项。特派团应将这些资源交回联合国总部，而不是创造不必要的项目。然而，科索沃特派团这个应该缩小编制的特派团，将永久性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在它租用的一座建筑物上。科索沃是一个成功的故事，科索沃特派团应该受到大力夸奖，但如果人们不是记住科索沃特派团为支持一个新国家的建立所做的勇敢工作，而是记住它在失去现实意义之后赖着不走，这将是不幸的。

现在是秘书处根据实地现况裁减科索沃特派团的机构、规模和任务的时候了。科索沃局势与1999年安全理事会设立特派团或2008年秘书处对它进行重组时的情况截然不同。我们知道过去几个月发生的摩擦和挑衅，但我们也注意到，这些事件已经在平静、合作和非暴力的情况下获得解决。

最近的摩擦强调了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努力通过布鲁塞尔对话在欧洲联盟（欧盟）的推动下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我们赞赏欧盟高级代表莫格里尼最近召开了一次科索沃和塞尔维亚领导人的高级别会议。我们继续支持欧盟作为对话促进者的重要作用。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的领导人必须继续采取必要步骤，作出困难但必要的决定，以便在会谈中取得进展。我们呼吁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毫不拖延地充分执行对话协议，更积极地努力实现关系正常化。

美国重申它支持科索沃发展成为一个繁荣、和平和多民族的民主国家。一个民主、稳定和独立的科索沃是区域稳定的力量。我们继续大力支持国际

社会充分承认科索沃和科索沃成为所有有关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的成员。我们鼓励尚未这样做的联合国会员国加入已经承认科索沃为一个独立国家的100多个会员国的行列。

美国高兴地看到在建立科索沃专门分庭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我们鼓励科索沃继续对该机构作出承诺。科索沃需要在加强其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和改善法治以打击腐败、吸引外国投资和加速其全面发展方面取得更大进展。

最后，我们再次强烈敦促安理会将科索沃特派团的报告和通报期从三个月调整到六个月。这个更长的报告期将减轻秘书处和安理会的负担，两者都有远为更紧迫的业务。

希基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特别代表塔宁的通报。

首先，请允许我欢迎尼科利奇总统和奇塔库大使今天来到安理会。

为了使本次会议按时举行，并注意到我们有许多紧急问题需要在安理会讨论，我今天上午将作简短发言。

像这里的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联合王国致力于西巴尔干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其中的一个核心部分是我们对科索沃与塞尔维亚之间关系正常化的充分支持以及正常化将给两国人民带来的繁荣和稳定。自我们上次就此问题开会以来（见S/PV.7811），科索沃为实现这一目标已经采取了许多积极步骤。虽然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但经济在增长，并且已采取了一些处理腐败的步骤，包括在联合王国政府的支持下这样做。科索沃已经获得了自己的国际拨号代码，以及新加坡的承认，并且正如奇塔库大使已经提到，它今天上午刚获得孟加拉国的承认。

我还要指出英国-科索沃影片“家”的成功，该影片获得了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最佳短片奖。这是科索沃第一次获奖。继去年“震惊”一片获得

奥斯卡奖提名之后，科索沃的文化部门显然正在逐步壮大。

但鉴于科索沃继续取得的进展，我们不能不担心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之间紧张局势的加剧。在两国应该寻求一个繁荣未来的时候，我们今天却发现我们在这里讨论必定过时的挑衅行为。许多这些问题的核心——无论是火车炎症事件还是米特罗维察的非法墙——都是狭隘的政治和竞选伎俩。搅动民族主义情绪以推进短期政治议程不仅会激发紧张局势，而且会分散对科索沃和塞尔维亚需要处理的许多更重要问题的注意力，特别是执行重要的对话协议。

我们欢迎高级代表莫格里尼和欧洲对外行动处积极参与帮助解决这些争端。我要特别强调科索沃政府与北米特罗维察的科索沃塞族市长就隔离墙问题进行的出色合作。这种合作表明，在地方一级，人们想共同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不是卷入政治争吵。这正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在安全理事会这里传承的精神。这是一种融合与合作，而不是分裂的精神。这是一种对话的精神。这是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在布鲁塞尔的讨论中都声称支持的精神。

然而，今天在安理会这里，我们目睹了又一次进行冗长对质和发表徒劳声明的会议。安理会早就应当停止定期举行这种引起紧张的通报会，以免为该区域的紧张局势推波助澜。因此，我再次呼吁减少这些会议的次数和这些报告的数目。本着这种精神，让我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一道，再次呼吁提高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效率，并按照其任务规定进一步缩小特派团的规模。我们还呼吁秘书处在下一次报告中提出改组特派团的建议——我们注意到这一次没有这样做。

萨迪科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的详细通报和他为实现科索沃和平所作的努力和承诺。

科索沃局势需要安理会继续把它作为其议程上的一个持续项目加以关注。我们的优先事项应是通

过推出政治、军事、经济、环境和人的层面的建立信任措施，继续促进各方之间的对话。这应当符合第1244（1999）号决议以及欧洲联盟、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及其他相关组织的努力。这些组织必须充当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安全保障提供者。

此外，普里什蒂纳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和平对话持续进行，但有一些棘手问题仍待解决。因此，必须采取行动来整合司法部门、建立过渡期司法、向地方当局移交职能和资产以及为善治和法治奠定基础。只有在致力于在科索沃建设和平、预防冲突和进行调解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区域组织和民间社会团体的充分参与下才会实现社会稳定。

捍卫人权至关重要，要特别注重执行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以及此后关于加强性别平等和赋权的各项决议。

我们还认为，应当保护科索沃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一遗产能够为族群关系和睦邻关系搭建桥梁。

冈村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感谢塞尔维亚的尼科利奇总统阁下和科索沃的希塔库大使阁下的通报。我还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塔宁先生的通报和持续服务。

正如秘书长的报告（S/2017/95/Rev.1）所指出的那样，普里什蒂纳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紧张状况升级令人关切。暴力极端主义、激进化和恐怖主义继续对科索沃和该区域的安全构成威胁。然而，这一风险和暴力强度显然小于安全理事会经常审议的非洲或中东等其他区域的风险和暴力强度。应该将有限的维和资源用于急需此类资源的地区。如果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目前的组合确实像秘书长的报告所提出的那样仍然是必要的，那么安理会就必须确定具体需要科索特派团这种存在的活动。

安理会的高效和有效运作也应成为当务之急。实际上，对于改进工作方法，安理会所有成员都有浓厚兴趣。在这方面，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理由可以

说明需要像通过第1244（1999）号决议时那样频繁举行关于科索沃特派团的会议。每六个月举行一次会议和报告一次情况就够了。尽管存在这一切情况，但我本人仍然赞赏每三个月有一次机会重温我对科索沃的记忆。我上次提到了葡萄酒（见S/PV.7811）；今天我要谈谈商业机会。

“特雷普卡”矿蕴藏着科索沃最庞大的自然资源，有可能带来大笔税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该矿的业务运作中，仍然存在各种挑战。同时，科索沃境内有其他类型的企业。请允许我在此举一个例子。2013年，一家日本公司在米特罗维察设立了一个农场和工厂来生产香菇。该公司通过利用日本高新技术，具有日产八吨蘑菇的生产能力。它向欧洲和北美洲12个国家出口其产品。我今天没有随身带来任何蘑菇，不会提及该公司的名字。但是，如果有人感兴趣，我稍后可以告知公司的详细联系方式和网页。

科索沃还有丰富的旅游业资源。Mirusha有一处壮观的瀑布。Gadime ePoshtme为自己是一个神秘的石灰岩溶洞之乡而自豪。在Istog，人们可以在养鱼场附近一家饭店里享用鱼场养殖的鳟鱼。在Peja附近，我甚至发现一处良好的天然热泉——在日语中称为“温泉”，而且我本人在那里泡过一次温泉。含有硫化矿物质的白水怡人而温暖，正是适合我这样的日本人的那种温泉。Prizren的清真寺以及Dečani和Gračanica的东正教修道院令人惊叹不已。此类景点出现在各种科索沃旅行指南中——我这里就有一本此类指南，各位成员可以在书店里找到这些指南。这些景点表明，科索沃发展旅游业有着巨大潜力。让我们到科索沃一游去探索这个国家吧。

我要向科索沃人民强调以下看法。科索沃要想被视为真正成熟的民主政体，最大挑战是各族群之间的和解。在科索沃冲突爆发之前，科索沃阿族人和科索沃塞族人生活在同一个空间。我在科索沃有一位女性朋友，是科索沃阿族人。当冲突爆发时，她非常伤心。科索沃阿族人和科索沃塞族人一度生活在一起。但在冲突之后，科索沃塞族人被

迫逃离。其中多数人没有回返。现在必须加紧赶在人们对更和谐时代的记忆消逝和永远失去之前实现和解。只要科索沃社会中仍然存在敌意和不公正现象，游客和外国公司就会对到科索沃旅游或投资感到犹豫。在这方面，日本高度珍视双方坚定致力于解决问题，甚至在几起事件造成紧张状况升级之后仍然如此。我请双方通过努力实现和解与容忍，包括建立科索沃塞族人占多数市镇协会/共同体，展现科索沃丰富多样的文化和社会。

在结束发言时，我要回顾17年前我作为科索沃特派团首席政治事务干事时三位杰出的同事：纳迪娅·优尼斯女士、让-萨利姆·卡南先生和菲奥娜·沃森女士。优尼斯女士是科索沃特派团发言人，她的办公室就在我的办公室隔壁。卡南先生和沃森女士是时任秘书长特别代表库什内尔先生的顾问。卡南先生还是我在科索沃越冬项目上的伙伴。他们都非常勤奋地工作，为科索沃从浩劫和混乱中恢复作出了巨大贡献。三年后，在萨达姆·侯赛因倒台后的伊拉克设立了一个联合国办事处。当时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洞察三名精明强干的军官，将他们带到伊拉克。2003年8月19日，德梅洛先生定期举行高级工作人员会议，那三人也在场。一辆卡车停在大厦旁边。发生了强烈的爆炸，使建筑变成瓦砾。这次攻击致使所有在场人员丧生，包括刚刚提到的那些人，他们是最优秀、最杰出的联合国人员。象他们这样拥有天赋、勇敢无畏的人们，正在不懈地奋斗在维持和平特派团的最前沿，努力实现和平与正义，他们有时身处危险的环境之中。我们决不能忘记许多优秀的人们为了实现和平而作出的奉献和牺牲。希望他们能以某种方式听到我的话，我要向我的三位伟大同事报告，在科索沃，和平与稳定、民主和经济发展已取得稳步进展。

阿兰西维亚·费尔南德斯先生（玻利维亚多民族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塞尔维亚总统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先生的发言。我还感谢请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

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就科索沃目前局势所作的通报。玻利维亚呼吁执行第1244（1999）号决议，包括充分尊重塞尔维亚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我们认为，该决议是解决科索沃局势的国际法律基础。关于科索沃的安全局势，我们要表示对该区域的关切，特别是危及少数群体生活的政治不稳定。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认为，各方必须接受持续的对话，以达成促进进步和稳定的解决办法。因此，我们欢迎各方作出尝试，在欧洲联盟主持的对话中取得进展，以达成一项持久解决办法，结束影响该区域的争端。然而，我们感到关切的是，在实践中，各方似乎不能执行这些会议达成的协议。我们敦促各方通过政治决心维持对话，不因缺乏对和平解决真正承诺而受到阻碍。

玻利维亚欢迎关于电信的协定，确认分配给科索沃的局域代码。我们还呼吁各方携起手来，帮助国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我们还谨提请注意该区域越来越多的支持伊斯兰国的极端分子，这是一个明显的威胁。我们赞扬为抓捕与这些活动有关的人而作出的努力。然而，由于这是一个根本的和持续存在的问题，我们呼吁区域组织和所有有关各方集中力量遏制这一邪恶，这种邪恶正在殃及全人类，并对该区域的和平与稳定构成明显的威胁。玻利维亚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我们认为，所有国家都有责任打击恐怖主义并予以根除。我们呼吁各方防止实施损害《联合国宪章》及其内在原则的侵略行为，以便为和平解决冲突而努力。应该尽一切努力实现持久和平，从长远来看，这将有损于该区域，主要由各方通过对话和谈判在区域组织的协助下解决它们的分歧。最后，玻利维亚注意到科索沃特派团的工作。

坎迪尔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要真诚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向安全理事会全面通报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活动的报告（S/2017/95/Rev.1）。我还欢迎塞尔维亚总统托米

斯拉夫·尼科利奇先生和芙罗拉·希塔库女士，并感谢他们的通报。

埃及欢迎科索沃在经济和安全领域以及在法治方面取得的进展，这必将对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产生积极影响。但是，我们还对报告中所说的关于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以及两国之间的对话承诺减少表示关切。我们呼吁双方力行自我克制，避免煽动和可能导致升级的单方面解决办法。我们重申，除了对话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外别无选择，因此敦促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领导人毫不拖延地在欧洲联盟主持下恢复和重振它们之间的高级别对话。这样我们就能实现双方都能接受的协商一致、公平和可持续的解决办法，为该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奠定基础。据此，埃及欢迎旨在执行双方在欧洲联盟主持下于2015年8月达成的协议的努力。在这方面，我们提及秘书长关于在某些领域取得进展的报告，特别是在司法机构的整合、行动自由和电信方面的进展。但我们还要对与这些协定有关的其他一些领域缺乏进展表示失望，特别是在科索沃建立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这是协议的一个关键条款。因此，我们要重申建立这样一个共同体的重要性，以保证对科索沃塞族社区的体制保护。埃及的外交政策是维护不同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支柱。在这方面，我们强调科索沃议会通过与黑山边界协定的重要性。最后，我们重申埃及支持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努力，特别是支持科索沃当局反恐，使之能更好地应对威胁到该区域安全与稳定的现有和新出现的各种挑战。

盖冈·穆赫辛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
我要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一道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和塞尔维亚总统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先生以及科索沃大使芙罗拉·希塔库女士。

我谨在发言之初，再次回顾法国希望修改安全理事会审查科索沃局势的频率。鉴于安理会面临日益繁重的工作量，似乎不再有任何理由维持关于科

索沃问题的季度通报，因为该地局势无法与安理会必须密集努力处理的危机相提并论。

我们还认为，我们近年来在科索沃看到的与强化机构有关的积极事态发展证明，我们应继续调整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活动重点，并确保其与在科索沃的其他国际行为体协调一致。我们再次请秘书长在他的下一次报告框架内就该问题提出建议。

法国深信，科索沃的未来不能再被视为安理会的优先事项，而应被视为欧洲联盟牵头的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政治对话框架内的优先事项。

因此，在这方面，双方必须在最高级别展示积极的承诺。我们期待尽快落实达成的所有协议，包括关于建立塞族人占多数市镇协会/共同体的协议，这是对话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我们敦促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当局加紧努力，特别是在后一个问题上，以便在今后几个月取得更具体的成果。这是一个我们将密切关注的问题。

我们对最近几个月在实地看到的紧张局势以及造成此种局势的挑衅行为深感关切。我们期望所有各方表现出责任感和克制。就拆除米特罗维察隔离墙达成的协议是这方面的一个积极发展。总体而言，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仍然是在欧洲和解道路上取得进展的先决条件，去年7月4日举行的巴黎-巴尔干2016年首脑会议再次鼓舞实现正常化。

正在进行的加强科索沃法治的努力仍必须是一个优先事项，这些努力包括打击一切形式的激进化。因此，我们欢迎科索沃在这方面——无论是在当地还是在打击达伊沙的国际联盟内——所作出的无条件承诺。

法国还将继续支持科索沃当局为争取对其国家的国际承认所作的努力。

最后，我在结束发言时要指出，法国针对拉穆什·哈拉迪纳伊先生采取的行动是根据国际刑警组织

发出的逮捕令启动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这项命令是根据我们的国际承诺开展的例行事项。它不涉及政治层面，不以任何方式改变我们历史上与科索沃的信任关系或我们对该地区和解、以及对落实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对话的支持。

Guadey女士（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大使就科索沃最新局势和特派团活动所作的通报。我还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先生阁下出席今天的会议，并感谢他的发言。我还感谢奇塔库大使的发言。

由于这是我们第一次就该问题发言，我们谨借此机会重申我们支持塞尔维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和平友好地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并支持严格遵守和执行《布鲁塞尔协定》。我们认为第1244（1999）号决议仍然是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科索沃问题的重要框架。

我们欢迎在执行在欧洲联盟促成的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对话框架内达成的协议方面——尤其是在司法机构一体化、行动自由和电信领域——取得的进展。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S/2017/95/Rev.1）指出，在设立科索沃塞族人占多数市镇协会/共同体方面缺乏进展，并且车辆通行自由协定的执行工作仍然存在拖延。

重要的是，双方应继续充分致力于执行他们通过欧洲联盟对话进程达成的协议，以便在科索沃和该地区促进持久和平与稳定，建立信任并实现关系正常化。

一方面，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的政治局势紧张，另一方面，科索沃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以及执政联盟内部各方之间的关系紧张，此类报道是令人关切的问题。所有各方都需要避免紧张局势升级，并需要寻求和平渠道，通过对话解决任何争端。

我们注意到秘书长在其报告第37段指出，一些领导人表现出

“真诚的承诺，具有勇气和对更美好未来的愿景，摒弃了会损害人民真正利益的零和思维，而人民是他们所服务的对象”。

我们认为，应以这种精神指导所有各方处理困难和敏感的问题，以便达成一项公平的妥协。

这个月，包括在关于欧洲冲突的辩论和关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情况通报中，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日益增长的威胁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正如秘书长的报告所强调指出，科索沃和该地区也不例外。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招募战斗人员，逮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若干个人以及科索沃当局查获武器和爆炸物，这些情况清楚表明威胁的严重性，对此需要特别注意。

最后，我们赞赏科索沃特派团努力推动所有各方和社群促进科索沃和该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对人权的尊重。我们认为，特派团在解决当地目前和新出现的挑战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科索沃特派团继续与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以及科索沃各社群及区域和国际行为体合作执行任务。

斯考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首先，我同其他人一道感谢特别代表塔宁今天为安理会所作的全面通报。我还要感谢尼科利奇总统和奇塔库大使在安理会发言。

自1999年6月科索沃冲突结束以来已取得很大进展；然而，建设和平繁荣的社会需要双方政治领导人以及与他们站在一起的国际社会的政治领导人时刻保持警惕并作出坚定不移的承诺。因此，我们对最近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紧张局势的升级感到关切，我们呼吁双方加倍努力维护和平，展示克制，避免煽动性言论和挑衅行动。

欧洲联盟的经验告诉我们，可通过积极的欧洲联盟（欧盟）一体化进程建立持久的稳定。塞尔维亚

亚和科索沃人民正期待在欧洲联盟之内建设共同的未来，而不是纠缠于过去的分歧。所有努力的重点应集中于在加入欧盟进程的框架内，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实现关系正常化。因此，我们鼓励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建设性地参与欧盟主持的对话。通过实现其加入欧洲的前景，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可以为本国人民实现一个稳定、民主和繁荣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至关重要的是，绝不能让地位问题阻碍科索沃加入欧洲的道路或者阻止其加入国际组织。安全理事会的目标还应该是支持双方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且将责任平稳地移交给科索沃各族人民。在这方面，我们准备参加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未来的讨论。

我们呼吁科索沃政府和反对派所有政界人物通过对话克服分歧，避免干扰行为，以便开展必要的改革，为科索沃和更广大地区人民造福。

瑞典愿意发挥作用。我们期待继续开展双边发展合作，并且提供政治支持，促进科索沃在民主、人权、法治、两性平等以及可持续和包容性经济发展领域取得进展。

塞克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首先，我感谢并赞扬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我们的朋友查希尔·塔宁大使出色地介绍了秘书长的报告（S/2017/95/Rev.1），我再次向他再次保证，塞内加尔代表团全力支持他的工作。我还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先生阁下和科索沃的弗洛拉·奇塔库大使与会，并感谢他们的发言，这些发言显然有助于我们清楚地了解目前所审查的局势。

就在上周，也就在本会议厅，我们讨论了欧洲正在发生的各种冲突（见S/PV.7886），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借此机会提醒我们，所谓的冻结冲突将继续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除非它们最终得到和平解决。塞内加尔代表团认为，科索沃冲突就是这种冲突的象征。因此，我国代表团对秘书长报告中提到最近持续存在的紧张局势感到关切，这些局

势破坏了双方的利益攸关方自冲突结束以来取得的重大进展。

因此，为了重新启动一种不仅能促进在科索沃、而且促进在整个巴尔干地区建立并维持可持续稳定局势的动态，塞内加尔代表团大力鼓励科索沃政治利益攸关方努力维持和平政治环境，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和贝尔格莱德政治对话的质量；另一方面，我们鼓励塞尔维亚当局与普里什蒂纳进行建设性和冷静的对话时，保持并加强其承诺。有鉴于此，塞内加尔欢迎双方所取得的进展，特别是在欧洲联盟主持下进行对话的框架内取得的进展，并鼓励对双方具有影响力的合作伙伴继续利用这种进展来促进和指导谈判。

为了巩固在这一框架内取得的各种成果，我们认为，迄今达成的各项协议必须得到执行，双方政治领导人必须以协商方式，充分致力于恢复谈判。在这里，大家都指出这是解决危机的唯一途径。

秘书长报告中阐述的最近事态发展，特别是建立塞族占多数市政的协会/共同体进展缓慢，4月3日在巴黎逮捕科索沃前总理兼主要反对党现任领导人穆什·哈拉迪纳伊，塞尔维亚始发列车引发的外交事件，都说明安理会绝对必须在联合国和次区域组织的合作活动中继续支持在最高级别进行会谈。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绝不能让它们妨碍现已取得进展的速度，例如为科索沃分配国际拨号代码，以及落实允许在该国设立一个调查在科索沃冲突期间所犯罪行的特别法庭。因此，我们欣见1月24日在布鲁塞尔举行高级别会议，这次会议由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女士主持，塞尔维亚总统和科索沃总统都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期间，双方承诺在欧洲联盟主持下恢复谈判。

塞内加尔代表团同意秘书长的意见，即我们必须人道主义局势和人权方面继续作出努力，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卡里玛·贝农女士在2016年10月访问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后指出了这一点。我们

认为，在欧洲联盟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其任务期限已延长至6月14日）范畴内开展的活动是有助益的，因为这些活动有助于加强在保卫和促进法治和人权以及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此外，塞内加尔代表团欢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在促进和解、过渡时期司法、人权以及支持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关系正常化方面开展的活动。除了鼓励开展对话之外，塞内加尔还敦促各利益攸关方增加和加强建立信任措施，为缓解紧张局势和实现发展奠定基础，特别是在科索沃北部促进执行2015年8月25日的各项协议。

因此，塞内加尔代表团重申，我们完全支持欧洲联盟—联合国联合方案，以加强两族之间的信任，尤其要保护文化遗产。我们还呼吁加强信息共享方面的合作，以解决令人痛心的失踪人员问题。

刘结一先生（中国）：中方感谢塔宁特别代表的通报，欢迎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阁下出席会议并发言，也认真听取了奇塔库女士的发言。

中方尊重塞尔维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理解塞方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合理关切，赞赏塞尔维亚为寻求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作出的积极努力。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是解决科索沃问题的重要法律基础。中方支持有关各方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内，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当事方可接受的妥善解决方案。

当前，科索沃形势总体稳定，但深层次问题依然复杂难解。中方希望有关各方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坚持高级别政治对话，通过务实和建设性对话谈判化解分歧，落实业已达成的协议，不断积累成果，增进互信，相向而行，逐步寻求解决科索沃问题的持久妥善方案。实现民族和解是解决科索沃问题的重要基础。有关各方应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加强保护科索沃各族裔合法权益，避免任何可能导致局势紧张升级的言行，维护巴尔干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安理会应保持对科索沃问题的关注，坚持推动科索沃问题的妥善解决。中方赞赏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在塔宁特别代表领导下所做工作，支持联科团继续根据授权履职尽责，与各方开展建设性合作。希望联科团、欧盟法治团、驻科国际部队等密切协作，稳步改善科索沃局势，为早日解决科索沃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乌克兰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感谢负责科索沃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就科索沃事态发展所作的全面通报。我谨重申乌克兰全力支持他履行其重要职能。我也感谢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先生和弗洛拉·奇塔库女士。

我们注意到，在整个报告所述期间出现了一系列令人遗憾的事件，导致紧张状况显著加剧。这些紧张状况令人关切，因为它们可能会阻碍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关系正常化进程，并对全体科索沃居民产生负面影响。

乌克兰欢迎欧洲联盟（欧盟）在缓解紧张状况方面的作用，并赞扬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在布鲁塞尔恢复高级别会议。我们呼吁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的政治领导人积极开展工作，避免挑衅、对抗和激化成冲突。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本着克制和负责任的精神，抛开政治野心，集中力量争取在落实商定承诺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这会有益于该地区人民，增强其融入欧洲的前景。

我们感到鼓舞的是，在落实由欧盟主导的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对话框架内所达成协议方面取得了具体结果。其中尤其包括关于通行自由、电信和司法问题的协议。乌克兰期待在兑现尚未落实的承诺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包括在建立塞族人占多数市镇协会/共同体方面。

乌克兰继续支持科索沃特派团、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和科索沃部

队发挥的重要作用。乌克兰维和人员在该部队中参与维护科索沃的和平与稳定。

与此同时，与其他代表团一样，我们认为现在是重新考虑科索沃特派团定期报告频率的时候了。也许应当采取更灵活的方式。第1244（1999）号决议要求秘书长定期提出报，但没有具体说明间隔多久。我们认为，安理会可商定一年两次定期提交报告，并可在实地情况需要时提出即时报告。

最后，现在也应审查联合国在科索沃的作用，包括其在该地区的驻留以及其可能的合理化步骤。我们认为，把科索沃特派团转成一个政治特派团应当是一个可供考虑的选择，因为这将适当反映其目前的作用。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中午12时25分散会。